【托泰】溯洄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0439553.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s:	ウルトラマンT | Ultraman Taro, 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 Ultraman Taiga
Relationship:	Ultraman Taro/Ultraman Tregear
Characters:	Ultraman Taro, Ultraman Tregear
Additional Tags:	泰罗奥特曼 - Freeform, 托雷基亚奥特曼 - Freeform, 托雷泰罗 - Freeform, 托泰 - Freeform, 时空穿越, 托in泰tv, 届到了的ge结局, 没写完坑了, 但是放出了全部剧情的大纲或者说细纲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2-07-20 Words: 24,614 Chapters: 6/6

【托泰】溯洄

by MYCHACAH

Summary

对于不曾悔恨的他而言，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大概就是那个了吧——

并不是悔恨，只不过是遗憾罢了。一直都没能听『他』亲口说出的，现在还苟活于此的理由，想去探寻之物。

淡蓝色的眼灯透过重重黑暗，明明是看不到的，不知是幻觉还是其他什么，但鲜明印在眼底，刻入心间的。

『——泰罗。』

不甘地咀嚼着这个名字，将它咽下喉咙，吞进肚子，随着血液(光粒)一同流淌于躯干中。

Notes

阅读前的一些说明：
「」→通常是指奥特曼的对话，感觉应该是用心电感应一样的方式交流的吧，毕竟宇宙（真空）也能对话，所以姑且和人类说话方式做了区分
『』→心里想的、回忆里某人说道、名词都会用到，请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区分
本篇里光太郎≠泰罗
有泰罗撮合光太郎与纱织的情景，光太郎本人并没有这个想法（纱织单箭头光太郎）
除此之外只有托雷泰罗

大纲于2020年12月13日完成，因此或许会有与最新设定不符的一些地方
绝对会有很多bug出现，请务必当作平行世界
有泰罗tv中的剧情出现，但是因为我喜欢写下一些在写作当季出现的感受，所以大概会有很多连季节都不符的场景
其中涉及的任何有关科学与不科学的说明全部都是编造，不要追究正确性与真实性
以上，能够接受的话再继续↓

Chapter 1: 幕启

虚无。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

他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速，却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躯体正在消解。

将一切献给了邪神后的结局自然不必多说，现在他慢慢被溶解，不消一会儿便会彻底地、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感觉不到痛苦，也不觉得还能动的地方有哪里与平时不同。视线所及处，只有黑暗中唯一的光源——在身体周边飘散着的刺眼的亮蓝色粒子——使他有了自己正在『死去』的实感。

不带有任何痛苦，心满意足地死掉对于知道他名字的宇宙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就连他自身也不认为这正常：直接或间接害死了数不胜数的生命，谁都没办法原谅的光之国污点，怎么会就这么平静地死了呢？

不过谁再怎么不相信也于事无补，结局已然如此，再否定也毫无意义。

他听说人类死去时大脑会最先坏死，因此就算『看起来还活着』，事实上也已经无法理解他人的语言，无论说了什么都再也传达不给将死之人。但奥特曼似乎并不是如此。

就算现在这副模样，也能清楚地听到『外面』的声音，再过多久也不会褪色的光芒现在正在外面，一如当年不会放弃所有，太阳之子奋力阻挡着邪神的进攻，守护着新一代的奥特曼们。

『你还是和过去一样啊，泰罗。』

他想这么说，但连能发出声音的器官也早就不见了。

用来拘束邪神力量的绑带、当初随着舍弃奥特曼身份而戴上的面具都已消失不见了，他明白不过一刻，『托雷基亚』这一存在也将消失殆尽。

——后悔吗？

明明被叫做奥特曼，却被黑暗所引诱，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家园，与挚友反目，最后落得这步田地。回首自己的一生，猛地发觉什么也没能留下。

他内心的黑暗面嗤笑着自身的处境，如此询问着。

但他的回答永远不会改变。

『别开玩笑了。』

结局如何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里。因此也自然不存在什么后悔不后悔。

曾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哪怕可以穿梭时间也是如此。

癫狂的好奇心。

τρέλα(疯狂)与περιέργεια(好奇心)。

他的名字所表达的含义正代表了他自身的命运，由好奇心所诞生，亦由好奇心所毁灭。

即使如此，也从未想过舍弃这个名字。

被不同的生物用不同的语言与方式所称呼，最后还是选择了最初诞生时的这个名字。

那大概是因为太阳之子(泰罗)只认得这个名字。

对于不曾悔恨的他而言，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大概就是那个了吧——

并不是悔恨，只不过是遗憾罢了。一直都没能听『他』亲口说出的，现在还苟活于此的理由，想去探寻之物。

淡蓝色的眼灯透过重重黑暗，明明是看不到的，不知是幻觉还是其他什么，但鲜明印在眼底，刻入心间的。

『——泰罗。』

不甘地咀嚼着这个名字，将它咽下喉咙，吞进肚子，随着血液(光粒)一同流淌于躯干中。

「时间就像是一张白纸，事件点正是在这些白纸上。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这张白纸，那我们为何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不过是因为事件有所关联，又有因果，因此在宏观上有了时间流逝的感觉吧。宏观事件由微观的量子事件构成。量子从一个形态变成另一个形态的变化就算事件的最小单位。而量子事件则构成了宏观的空间、事件。」

「那么时间并不存在的话，我们也就不能穿越时间吗？」

「也并不是如此。假如有超出整个宇宙的能量将整个宇宙的状态和物理量直接恢复到某个状态的话，也可以说是『穿越时间』了吧。」

「这样的话，要想让穿越者的记忆状态不恢复成那状态时，宇宙或许会凭空减少或增加一些质量。虽然问题不大，但我认为这也会因此而造成一些改变？」

「没错。但奥特曼是由光所造成的，虽然光也并非毫无质量，不过我想相比其他生物，这种『改变』大概会小得多。」

「你想穿越时间挽回什么吗，希卡利长官？」

「不，虽然我不知道未来的我会怎样，但至少现在并不会这样想。已经过去的事情不该再去悔恨，重要的是当下。」

「这倒是没错。后悔是最无趣的行为了。」

「……说起来，之前你的『星云粒子转化装置』进展如何？」

「啊，很顺利，只是——」

在越来越沉重的黑暗中，仿佛落入没有尽头的深海里一般。

明明身为不需要氧气的生物(奥特曼)，却有了窒息一样的痛苦感。

本是寂静无声的地方忽然被一道光照亮，就算暗淡下去的眼灯也能感觉到那强烈而又温暖的光芒。

爱。

无奈。

一同欢笑。

最为珍视的友人。

最难翻过的墙壁。

愈行愈远。

执着。

恨。

『堕入黑暗之人不得靠近光之国。』

『现在的话，我还能帮你。』

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呢？

又或者两句话都是真的吧。

身为光之国总教官的他，身为挚友的他。无论哪个，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对你而言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

如同破烂的音响一样发出嘶哑的声音，他的眼灯又散发出了淡蓝色的光亮。

心脏(计时器)还在跳动，血液(光粒)还在流动，名为『托雷基亚』的个体，不知为何还存在于此。

「我想知道啊，你的回答。」

湛蓝色的计时器渐渐发出声响，颜色也转变为红色。

蓝色的巨人从海中挣脱，咸湿的液体从他身上滴落。

「呜、咳……」

他抹把脸抬头看向前方，手肘抵着峭壁不可置信地愣住了。

无法理解现在自身到底由什么所组成，也不知晓还能行动多久，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就算现在这副模样没有来过，作为曾有着无数分身，体内封印着邪神的那个他也知道。

这颗散发着温暖光芒的星球。

脚下是浅棕色的沙子，海浪拍打着他的脚踝，手所扶着的山崖上充盈着翠绿，远处不时传来清脆鸟叫，或许还有某些怪兽在叫喊吧。

——这里是被他们称为『地球』的，无数奥特战士所保护过的美丽星球。

Chapter 2: 第一幕 第一场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现在还不到睡觉时间吧，奥特战士。”

托雷基亚曾很好奇为何奥特曼在能量不足时会变成人类。

最终他与科技局的局长——那时希卡利还没有离职，托雷基亚也没有逃出光之国——一致赞同了并不算主流的一种观点：这是奥特曼通过『返祖』来保护自身的方法。

他们并不是『变成』了人类，而是『变回』了原本的，那个没有被等离子火花照耀过的模样，只不过那模样与人类十分相似。

虽说若是变身学掌握得好，真的『变成』人类，会稍微难被认出些。但如果是『变回』原本的模样，对于观察敏锐的一些宇宙人来说，分辨那和人类的不同就十分容易了。

在学校时，托雷基亚的理论课总是名列前茅，而泰罗也不遑多让，除了国语略微逊色外，谁也想不到这个看起来就耐不住性子的红族成绩这么好。变身学大概是托雷基亚实践课里唯一能胜过泰罗的一门。

因为疲惫而闭眼小憩的托雷基亚靠在礁石上，他抬起一只眼懒洋洋地看向来者：“你哪只眼看我睡了，老六？”

但，如果是附身于人类身上的奥特曼呢？不需要光供给能量来变成人类，也不需要变回和人类相像的过去的模样，只是单纯地附身。

泰罗曾告诉托雷基亚，他遇到过一个帝国星人，有独特的射线可以使他们“原形毕露”，那时他的哥哥们就附身在路过练习的球员们身上逃过一劫。

那对于其他宇宙人而言又是怎样呢？托雷基亚没有得到答案，不过那并不太重要。毕竟奥特战士们实在太过于轻易便能认出。

就像他眼前的东光太郎一样，无论谁看都完全是个人类，怎么也不能分辨出他与其他人类有哪里不同。但如果是奥特曼，作为同一种族的他们凭借自身直觉就可以判断出。

托雷基亚没有见过泰罗这副模样，从泰罗离开地球回光之国到托雷基亚离开光之国，泰罗一次也没有化成光太郎的模样过。

不过这也难怪，他们每次碰面都在光之国，就算外出冒险也没理由变成弱小无力的人类。

因此，除了学习变身学时泰罗自己想象着变成的人类模样，托雷基亚没有见过泰罗『其他的人类模样』。

『我并不再是光太郎，光太郎也并不会成为我了。』

那时候的泰罗坦荡地告诉他再也不变成人类的理由，虽说不具体讲述在地球的最后那段时光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托雷基亚看他表情就知道并不后悔，于是不再过问下去。

与大多数奥特曼选择与附身人类融为一体或是在之后的日子必要时为缅怀曾经的搭档而变成他们的模样都不同，泰罗舍弃了光太郎——也许是光太郎舍弃了泰罗，但无论到底是哪种过程都无需追究，结果是从地球回去的泰罗和东光太郎这个人类之间并无什么关联了。泰罗不会再用光太郎的样子出现。

“你、难不成是托雷基亚！？”

泰罗高兴地抓住托雷基亚的肩膀，但后者因为虚弱的身体被猛地用力抓住而不由得吸气。

托雷基亚庆幸泰罗的粗神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惨状，他抬手冲泰罗弹了个脑瓜蹦，对方松开手揉揉额头，用无辜的眼睛盯着他。

“好久不见呢，老六。”他轻笑，“我来找你玩，不欢迎？”

“当然欢迎啦。”泰罗笑道，但随即有些担忧地看着托雷基亚，“你脸色怎么这么糟？遇到什么不好的事了吗？”

啊，我被你儿子杀了。托雷基亚心想，却若无其事地露出过去那样每当泰罗说些什么奇奇怪怪话时的表情看他：“我变成人类时就是这样。幸亏你的话没有被玛丽阿姨听到，不然遭殃的铁定是我。”

“唔唔唔，别在意，妈妈又不在这里！”

托雷基亚总觉得，以前的泰罗就算顽皮也不会叛逆到这种程度，乖乖仔泰罗除了被他怂恿后敢去做坏事，平时连一句坏话都不会说（准确来说是泰罗的语言过于贫瘠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说的坏话）。

但他从没见过在地球上的泰罗是什么样的，就算周围人聊天托雷基亚也会自动忽略他们之中提到的“泰罗”相关一切，因为他知道，泰罗会在回来后告诉他在地球上发生的故事。

“啊、有些糟糕。”托雷基亚靠在礁石上不自觉仰头，一只手捂住脸发出叹息一般的声音。

或许是因为自己身体里的『祂』不见了，他总觉得现在的他脑袋又开始变回过去那个不愿与泰罗分开的虔诚的光之国居民了。

这并不是好现象。

如果他本以为已经舍弃的那份天真，曾经的那个『善』的部分回来的话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因为他早已没有资格与泰罗站在一起，是他自己甩开了那只向他伸过来的手。

不，比起那个，他意识到自己似乎忘记了什么关键性的问题。

为什么他要回来，回到这个不知道多久的过去呢？为什么只有自己，既没有邪神，也没有与邪神对抗的泰罗和新生代？

是谁希望他能改变什么？还是说——

“你肯定饿了吧，托雷基亚！”

又一次将他从无边的思考中拽回来的，正是泰罗。

他笑着看托雷基亚，拉起他的手自说自话地开始行动。

泰罗嘟囔着现在自己所寄住的人家，说不知纱织有没有做饭，突然带回一个人会不会给她添麻烦；健一突然遇到个“光太郎哥哥的朋友”又会怎样；还有ZAT的各位，虽然自己今天放假，但保不齐会出些什么意外——谁让光太郎常常在非工作时间遇到怪兽，泰罗这么想也无可厚非。最重要的，还是光太郎把身体暂时借给了自己。

“光太郎说我遇到朋友应该多叙旧一会儿，所以今天我来掌控身体。哎呀，你不知道，我终于可以吃上大米饭了，我馋很久都没能吃到！啊，要是纱织没有给你做饭的话……没关系！大不了我分你一碗饭。”

“那我真感动。”

“咱俩谁跟谁啊！”泰罗笑着想拍托雷基亚的肩膀，被他巧妙地避开。但泰罗只当托雷基亚还没适应人类的样子，并不在意。

托雷基亚并没有说谎，光之国和泰罗玩得好的一些奥特曼们曾经调侃，能从泰罗嘴下得来一碗饭，就说明和他关系铁。

但是在光之国他们没任何一个成功完成了这一壮举，因为看似傻乎乎但其实成绩好到能碾压一大堆奥的泰罗歪头摸摸自己的奥特天线，指着等离子火花疑惑道：「我们不是不用吃饭也行的吗？」

这话倒是没错。

作为奥特曼，有光(蒂法雷特线)便能生存。在地球时因为光能(蒂法雷特线)不足而且附身在人类身体上必须吃饭，但在光之国有着丰富的光能，即使不吃饭也没关系。虽然

因为他们太过长寿（说白了是太闲）而开始研究菜品，但教科书里就写得清清楚楚：奥特曼只要有光便能活动。

不过，离开了光之国的他们，没有邪神附体的托雷基亚就需要进食了。计时器中能储存的蒂法雷特线虽然不少，但也不能说太多，对于想在地球呆上个一年半载的奥特曼而言绝对不够。更何况他现在是个计时器闪红，暗示他已经快不能维持本身模样的奥特曼，进食是必须的。

虽然还没找到住处，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来到过去的某个地球，遇见某个泰罗的理由，但至少目前为止能顺着这条路暂时前行。

托雷基亚讨厌没有计划、没有目的地前进，讨厌被不知名存在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可又觉得就这样留在泰罗身边也不错。这是身为『托雷基亚』的他一定会存在的矛盾，是他无论怎样也逃避不了的，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就算早就已经不可能了，早就没有资格了。至少……哪怕只有现在，只一刻，我也想——”

他喃喃自语，抬头望向天空。

那是连一片云彩都看不到的蔚蓝色天空。

“我想留在你身边啊。”

但是，他的低语随着风声而消散，怎么也没能传达给身侧的那人。

“欢迎回来，光太郎哥哥！”

“欢迎回来，光太郎。”

泰罗一推开门，就看到两人冲他打招呼，他笑着回应了他们，又挪动了身子，把后面的托雷基亚露出来对他们介绍道：“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托——”

“我是雾崎。”他打断泰罗，对姐弟俩笑道，和泰罗阳光的笑容不太一样，托雷基亚只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并不带任何感情的笑。

泰罗没有看到自己发小那和印象里完全不同的笑，他背对着托雷基亚，手揉揉头发，向纱织抱歉自己没有说要带回个朋友来。

“没关系，我还没做饭呢！”纱织笑笑，“雾崎先生有什么喜欢的吗？”

“托、他喜欢吃甜点！”不等托雷基亚说出口，泰罗抢先对纱织说，“饭可以不做多一些，但一定要吃点心的。”

“有吗？”托雷基亚斜眼看他，但泰罗没回答，而是推着纱织往厨房里走，最后他们两个站在厨房门口，泰罗两手合十，弯腰闭上一只眼抬头看纱织：“所以麻烦你啦，只要是纱织你做的无论什么都很美味，拜托了！”

听到泰罗这么说的纱织露出高兴的表情，迈着轻盈的步伐进了厨房，泰罗回到托雷基亚旁边，好像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一样得意地对他小声道：“我觉得自己很有当媒人的天赋，你看纱织一定心里对光太郎好感提升了不少。”

“我可不觉得，光之国出了名情商低的老六。”托雷基亚翻了个白眼，也小声对他回答。虽然后半句话的音量比起回答，似乎更像自言自语。

“雾崎、雾崎、雾崎。”泰罗从不因为托雷基亚的态度而感到恼怒，该说是天生粗神经，还是本人习惯了看起来乖学生样但其实一肚子坏水的托雷基亚呢，他自说自话地开始了其他的行动。

“你在干什么，好恶心。”

“说什么！我要赶快习惯你在地球上的名字才叫好几遍的！”泰罗露出有点伤心的表情看他，但为了不让跑出去和波吉玩的建一注意到玄关口发生的对话，他只小声控诉。

“习不习惯都无所谓，反正你也不会这么叫。”

“为什么？就算独处时叫我泰罗，他人面前也是要叫光太郎啊。”

“所以说你傻，老六。”托雷基亚笑道，不知不觉他们的对话地点转移到了客厅中，他拉开餐桌旁的椅子坐下摊开手，“我为什么非要和你认识的人们见面？”

“你不想见吗？”

“不。本来到地球就不是我自己——”托雷基亚忽然顿住。

在光之国时他从不在意泰罗身旁在他不知情时又多了谁，泰罗是太阳，永远不会熄灭的、热烈燃烧着的光，他知道自己也只是被那光所吸引的其中之一，但从不打算和其他在泰罗周边的存在打好关系，过于孤僻的蓝族总等着泰罗自己过来。

现在情况却有所不同了。

正如那煽动翅膀却最终引发了飓风的蝴蝶，无论他是否希望，自身到达这里的一瞬未来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既然决定了留在他身旁，那就会逐渐遇到对于泰罗而言重要的存在。

“托雷基亚？”

“没什么。”

泰罗好奇地看着忽然陷入沉默的托雷基亚，后者对他摇摇头，恢复了原来那副嘲笑他的表情。

“如果真有那个必要，我会自我介绍的。毕竟大家都知道，你怎么也瞒不住话，总是不擅长。”

“好过分啊！”

“嗯？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

是托雷基亚擅长用语言把人唬得团团转，他不说谎，只说泰罗学不会隐瞒，不擅长，却不说他不擅长什么，让人误以为是指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称呼叫人这件事，但事实上，在未来的某一天，泰罗会习惯这件事。正如贝利亚的孩子朝仓陆一样，他能与赛罗闲谈时叫他小陆，也能在对方到达光之国拜访时以总教官的身份叫他捷德，肯定他的功绩与努力。泰罗会逐渐变得成熟，成为可靠的年长者，但那都不是现在的他知道、能够想象到的。

“是。”泰罗怏怏坐到沙发上。

虽然不满，却还是会肯定他所说那句话的正确性。托雷基亚觉得泰罗这种地方正是有趣之处，笑着坐到泰罗身旁不语。

“说起来，你在这里呆多久？”

“我刚来就急着赶我离开？”

“我当然希望你能多留几天！但是佐菲哥哥说希卡利长官离开了，要是科技局连你也不在……”

“泰罗，这可不像你。”托雷基亚扭过身子，手指捅了一下泰罗的额头，他依旧笑着，意识到现在这样不太像过去的他，但还是没有收起笑容，“往常那样没心没肺才适合你吧，还是说奥特老六终于学会体恤人了？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怎么有种你好像不是在夸我的感觉……”

“猜得不错。不说这个，”托雷基亚摆摆手，将泰罗的注意力转移，同时也不动声色地转移着泰罗心里对于眼前的『托雷基亚』是否是托雷基亚的违和感，“科技局可不是少了一人就不会运转的组织，这一点你最清楚。还是说，你肯定着我的重要性？”

“那不是当然吗。”泰罗用一副奇怪的眼神看他。托雷基亚知道他喜欢看着人的眼睛说话，但一瞬间还是没能反应过来，毕竟对他来说已经是离别的时间远大于相处时间了。

泰罗不会变，就算未来已经收敛了些许活力，逐渐成熟，开始回应起父母兄弟的期待，托雷基亚也不觉得他有所变化，因此，他很明白现在的泰罗会说什么——

“托雷基亚很重要啊。”

“行行行，败给你了。”托雷基亚敷衍道，他耸肩向后一仰，或许当年的他会为此感到些许害羞，“总之，我短时间是不会离开的，所以大概你会慢慢开始烦我。”

“？”泰罗不解，但托雷基亚不回答他理由，厨房的纱织伸出头来叫他们准备吃饭，也意味着现在的对话走到了尽头。

“泰罗，我记得你国语不太好来着。”托雷基亚站起身，却没有动的意思。他唐突地问出这种与话题无关的话，泰罗只是耸耸肩：“要是跟托雷基亚你比较，谁也算不上好吧。”

而这回答正是托雷基亚想要的。被谁说成是怎样的家伙都无所谓，他曾在乎认可，想得到赞同，最后选择的却是这样无聊的道路。骨子里的恶劣让他又一次想要诉说什么，对泰罗——那个不是总在对自己进行劝阻的泰罗说。无论能不能听懂这句话，无论能不能理解它所隐含的意思，泰罗如何想都没关系，托雷基亚只是乐于看他想着自己的事情。

“Au revoir là-haut.（天上再见。）”

于是，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对泰罗笑道。

笑容并不似对待白鸟姐弟时那样，而是含着更加热切、深沉的意味。

Chapter End Notes

对不起，我当时很喜欢天上再见这句法语，感觉很酷，所以忍不住一直用……
这句的意思直译大概是 到那边再见 之类的，我的理解是 死后再见

Chapter 3: 第一幕 第二场

“哇，外面真够冷。”

泰罗拍落肩膀上的雪，没等托雷基亚回答就钻进屋子。

“那还不好好留在白鸟家。”托雷基亚说着，帮他把外套与丝巾挂到衣架上。

泰罗把手里的蛋糕放到茶几上，嘿嘿笑着打开电视。

托雷基亚见状，叹口气去拿盘子。

泰罗不过问他怎么短短几个月就能租下一间2LDK公寓（虽然现在日本大概没有2LDK这一概念），买下一套家电（包括冰箱电视等），还能几乎24小时泰罗每次来都在家。

托雷基亚权当他粗神经意识不到这点。不过自从知道托雷基亚住在哪后，泰罗保持着最长两周一次，最短记录仍在刷新的状态常常来按这里门铃。

真是越来越把这里当作自己家来了。

托雷基亚抱怨着，却丝毫没有制止泰罗的打算。

他把暖炉功率又开大了些，心里想着昭和时期日本也太过不便。

“东光太郎呢？”

“睡着了，白天辛苦他了。”泰罗先切下一大块蛋糕放在一边，说是明天等光太郎醒了犒劳他的，然后才和托雷基亚分起蛋糕。

虽然托雷基亚第一反应是这蛋糕他们一次性吃不完，但也不敢真的这么肯定，毕竟……这可是泰罗，无论做出什么出乎他意料的事都有可能的泰罗。

“不吃巧克力板吗？”托雷基亚看他把写着什么字的巧克力板（托雷基亚觉得是Happy New Year，但是新年都过了半个月了）放到属于光太郎的那份蛋糕上，被问道时泰罗皱眉吐吐舌头，他大概就懂了泰罗不吃的原因。

“托雷基亚想吃吗，那给你。”

“哦。”

托雷基亚接过来，直接咬掉了一半。出乎意料，是100%的黑巧克力。连不讨厌苦味的托雷基亚都被这蛋糕震惊，不知道该怎么抱怨把100%黑巧克力放上去的制作者。苦涩的味道立刻浸满口腔，但他没有任何反应，就这样咀嚼着，等着某人的上钩。

“不苦吗？”

“给。”

他最喜欢的就是煽风点火，泰罗刚表现出一丝好奇，托雷基亚就递上剩下那半块巧克力。

泰罗没有伸手，直接从他手里叼住，一口吞下。虽然经常被他坑，但完全学不会警惕他。不过那也正常，对于奥特曼而言，对于心里不该有一丝阴霾的他们而言，信任是当然的结果。

“呜哇——好苦！”

“不能喝牛奶哦，对身体不好。”

泰罗刚起身打算去厨房，托雷基亚就把已经插着一点奶油的叉子塞进他嘴里。

“唔？”乖乖坐回地毯的泰罗叼着叉子看他。

“牛奶含有丰富的钙，巧克力中含有草酸——”

“好！对不起托雷基亚老师！”

“我相信你绝对没听我在说什么，泰罗君。”

本次师生扮演到此结束，托雷基亚摘掉根本没度数的眼镜，端起盘子开始吃蛋糕。他斜眼看向泰罗。虽然声音还富有朝气，但明显已经和往常不同了。

对于泰罗而言，听懂浅显的化学知识并没困难。

不过现在他已经累了。

应该说，光太郎的身体累了。

“抱歉……困了。”泰罗打个哈欠。

托雷基亚把他架起来，于是就这样被迫放下刚吃了一半不到的蛋糕去刷牙，准备上床睡觉了。

“那是身体到极限的暗示，和我们的计时器闪红一样的意思。”

“似唔？”泰罗口齿不清，但语气中还有一丝疑惑，看起来还能理解托雷基亚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睡去吧，别去想托塔斯王和托塔斯王后了，至少你帮助了王与幼子。”

他忽然想起某天起光之国突然被赛文带回的两只怪兽，失去了母亲的幼年海龟怪兽与失去了妻子的成年托塔斯王。奥特赛文偶尔会带着不能在原来地方生活的怪兽回来，所以他并不感到奇怪。

只是偶然一瞥怎么也忘不掉怪兽们的眼睛，那时眼里所包含的到底都有什么呢。

过去的他没办法理解，现在却大概明白了。

那是失去了重要的存在、没有容身之处的眼神。

即使光之国包容他们，坚冰也要很久才能熔化。而托雷基亚没有看到那一天。

"……是错误的吗？"泰罗吐掉漱口水，收拾一下洗了把脸，看着镜子。他没有用毛巾擦干，任由水从脸上滴落。

"为什么一定要攻击、铲除他们呢，明明怪兽们什么都没有做，明明世上不止有坏的怪兽。"

托雷基亚靠在门框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他平静地看着泰罗，他曾因为人类对奥特曼与怪兽的不同态度而疯狂嘶吼，现在却什么都没感觉了。到底是因为体内邪神的消失而使得他能这样从容，还是因为面对的是泰罗呢，他自己也不知道理由。

"恐惧着潜在威胁，不愿为其承担责任。就算只来到这里不太久，你也能意识到吧，人类就是这样的生物。"

"是啊。"泰罗说。

"但是，也有像ZAT队这样温柔的人们。"还年轻的，未来的教官笑了，然而无论再过多久，回答也并不会因为岁月而发生改变，"我没办法为那部分自私的人类而舍弃像他们这样的朋友。"

"迟早有一天，奥特曼也会被他们视为威胁的吧。只要是未知，就会被恐惧。"

"等到那一天到来时再想吧。"泰罗终于擦干脸走出盥洗室，拍拍托雷基亚的肩膀，"我不喜欢思考，所以到时候大概要拜托托雷基亚了。"

托雷基亚站在前往客卧的必经之路上停下脚步，自嘲地笑笑："说不定那时候我会变成你的敌人。"

"？"泰罗歪歪头，沉默很长时间才理解了到这句话的含义。

在托雷基亚认为他已经不会再说出话累得意识模糊时，他才终于喊道："我不要！"

"哈？"

"不要就是不要!"

这时托雷基亚庆幸自己在客厅铺了地毯，导致现在被泰罗扑倒也没有很重的刺痛感。

如果不是知道泰罗只是累了，他绝对会认为眼前的他喝酒了。困到像在撒酒疯，或许也是一种可怕的才能。

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回想起未来他们终究走向敌对，还是因为只是厌烦了和泰罗这样的过家家游戏，托雷基亚就像找到情绪的宣泄口一样对他大喊了起来。

“你这个一万多岁的家伙在这里任性什么啊，就算是世界线就从本来的α世界线转为了新产生的β世界线，托雷基亚奥特曼也绝对会变成泰罗奥特曼的敌人！因为我就是这样丑陋的存在！”

不要天真了，不要再执着了。他这样期待着。

如果一开始就放弃了他，一开始就不再让托雷基亚抱有希望的话，自己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执着于泰罗了吧。

但是，托雷基亚选择了自暴自弃，泰罗却永远不会那么做。

也正是因此，才会被这样耀眼的光所吸引。

“就算托雷基亚变成敌人，我也会把你带回来的！”

他知道。就如同知道最后会死于光也义无反顾趋光的虫子一样。

“无论多少次都不会放弃，毕竟我最擅长死缠烂打！”

无论多少次，他都会对那天搭话的光做出回应，期望能站到他的身边。

“所以……不要……”

泰罗头靠在托雷基亚的肚子上，说完这句话后渐渐没了声音，大概是趴在地上的缘故，大脑擅自认为他躺在床上该休息了吧。最后不自觉地抓住了托雷基亚的手指，梦呓着什么地睡了过去。

托雷基亚克制着，只轻轻抱了一下泰罗，仰头看着天花板上亮着的灯光叹息：“——真是过分的家伙。”

无论是不听反驳的意见就睡着，还是总在自说自话。直到最后都还想要带他回光之国。哪怕罪不可赦，已经恶贯满盈，只有泰罗，到最后都没有放弃他。

任性的、肆意妄为的泰罗总是打乱托雷基亚的节奏。

在视线被那光照出残影后，托雷基亚起身送泰罗回客房，看着午夜档电视节目把属于自己那份蛋糕吃完，剩下的放进冰箱，洗漱上床。

他闭上眼在黑暗中轻笑，最后还是发出一声叹息。

“……真是无可救药地愚蠢啊。”

“去打雪仗吧！”

“怎么还是你？”托雷基亚揉揉头，看着站在他面前全副武装的泰罗头痛道。

“因为光太郎还没有心情起来。”泰罗端着盘子，把前一天晚上没吃完的蛋糕当作早餐咽下肚，“虽然身体累了睡一觉就好，但是他还在苦恼。”

“啊啊，这样。”托雷基亚走出主卧，从刚刚泰罗烧好的水壶里倒了杯水，“看起来你倒是丝毫没有苦恼。”

“嗯。我已经决定要守护人类了，所以我会背负自己杀死托塔斯王后的痛苦。”

“是吗。”托雷基亚看他，“即使那些怪兽什么都没做，即使人类才是罪魁祸首。到头来，你不是和奥特赛文一样吗。”

“才不是呢。就算现在知道了对于现在的人类与怪兽而言，他们是彼此对立的存在，我也要说：我全都要！”

“……”

“我是为了守护这颗星球而来的，不止是人类，怪兽不也是地球上的一部分吗？坏的怪兽就打倒，好的怪兽就守护，外来的侵略者就赶跑。虽然过程可能会很难，现在的话也许并不可能，但是我真的想看到，人类与怪兽、宇宙人能和谐相处的那天。”

“说不定会有吧。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后，总会看到那样一天。”

“嘿嘿嘿。”

托雷基亚肯定了泰罗所说，因为他知道那的确会发生。

每次遇到泰罗情绪就会软化下来，现在的自己大概越来越像一万多年前的『他』了。但是那又怎样呢。托雷基亚轻笑，这样才是最好的，无论对泰罗还是对他。

毕竟，现在并不需要报复谁、怨恨谁，只保持现状就是最优解。这就是他的选择。

泰罗笑着挠挠头，要拉托雷基亚出去玩。外面的雪下了一夜，积了深深一层。休息日的缘故导致还没什么人出来。银白色的世界被泰罗第一个踩下脚印。

“喂——托雷基亚——”

挥舞着双手的泰罗远远叫他，明明是用着东光太郎的外表，托雷基亚却总理所当然看成是泰罗本身的模样。

那是在寒冷而苍白的世界中唯一的亮色，闪烁着光芒的，如同从不熄灭的火焰般炽热的，黑暗中唯一能照亮他的光。

“你跑太快了，泰罗。”他向前跟上他的脚步。

“嘿，看招！”

泰罗立刻向他丢了个雪球，但是出乎意料，托雷基亚一个侧身躲过突如其来的袭击，回赠他一个雪球。

“你以为这种小伎俩我还会上当吗？”

“哇！什么时候！”

“哼哼，没有发现吧。”

被砸中的泰罗惊讶地看着托雷基亚，后者露出得意的笑，又扔了一个雪球砸中泰罗。

“可恶，既然这样！看我的超级大雪球！”

“那完全不是打雪仗用的吧，用来堆雪人比较合适。”

“欸，好像是啊。”

就这样，托雷基亚摆脱了自己被砸的危机，还顺利让泰罗开始堆雪人。

对于奥特曼而言这种温度是怎么都不怕的，不过泰罗现在借用着光太郎的人类身子，没一会儿手就冻得通红。

就算因为亢奋一时间没意识到，要是组织坏死就麻烦了，最后托雷基亚还是连拖带拽先把泰罗带回家强制让他休息了。

“说起来啊，昨天说的什么α世界线、β世界线是啥啊。”把暖桌拿出来，整个人都瘫在里面的泰罗忽然想起在意的事情，抬头看正给他泡可可的托雷基亚。

“地球上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祖母悖论’吗，你知道吧？”完全不因为说漏嘴自己的推想而慌张的前·科研人员反问他，把加了糖的热可可递给泰罗，坐到他对面。

“嗯。”

“你怎样认为？”

“呃，如果杀掉祖母，那自己就无法出生，也就无法来到过去杀死祖母。如果时光真的能流转，那当然还是平行世界理论更容易解释得通吧？

“从杀死祖母的那一刻——不，从回到过去的那一刻起——世界线就从原来所在的α世界线跳转为了新产生的β世界线。”

泰罗思考着说出，他并没有太多相关知识，也不喜欢去想这些问题。

不过，对于奥特曼而言，人类所猜想的平行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即使在奥特曼中是不愿思考的泰罗，会进行的猜想也比人类要多。

“啊，这是最为容易解释的理论。”托雷基亚点头，“这就是昨天说的α世界线、β世界线。”

“嗯——也就是说，托雷基亚觉得不管哪个世界，你都会变成坏蛋。”

“就是那样。”

并不是『觉得』，而是『必然』。托雷基亚心里暗暗纠正，还拥有邪神力量时，他就穿越过无数个世界看过无数个自己。无论哪个他都会与泰罗对立，哪怕不依靠邪神的力量，最终也会变成那样。

他对此清楚得很，即使是这个世界的他，最终也会如此。就算现在告诉了泰罗，使得世界线发生改变，托雷基亚的本性不变的话结果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动。

“但就算那样，托雷基亚也是托雷基亚。说不定是现在的我不认识、不知道的托雷基亚，但是肯定也有没变的地方。”

“那样的话，我就会带你回来。”

泰罗这样笃定地对他说道。

『和我一起回光之国吧！现在的话，我还能帮你！』

对于已经知道最后结果的托雷基亚而言，泰罗并没有食言，即使不与托雷基亚约定，也一直在履行着这个诺言。

因此，托雷基亚才不能理解。

他知道自己并非是泰罗心中的那个『例外』，犯了错误一样会被惩罚，无法被原谅，或许还会被怨恨。但是即使如此，对着无可救药的『恶人』，泰罗却始终希望着托雷基亚能变回过去的，曾是光之国虔诚信仰者的那个托雷基亚。

“就这样决定了！”没有得到回答的泰罗起身凑上前，整个人都趴在桌子上对他笑。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沉默良久，他呷了口咖啡，小声道。

Chapter 4: 第一幕 第三场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即使是冬天，也能因为那不合时宜的电视节目里有海，对此感到兴奋而来到海边的，大概并不正常。托雷基亚不自觉想。哪怕是奥特曼，哪怕日本四处环海，能直接丢下全部一身轻松地出行，目的地还是淡季到不能淡季的海边，真的很有病。而能在他说出这句话时候直接点头的自己也很有病。

他们就这样随便地趁着泰罗（准确说是光太郎）偶尔的轮休跑出来，连住处都没找，计划更是抛掷脑后，唯一有的是泰罗仅剩的一点良心——他至少借了一辆代步工具。

看到海边时临近傍晚，等真正到海边时天已经彻底黑下来很久。

虽然东京附近就有海，但泰罗还是坚持去更远——也更少人烟——的那片海。托雷基亚一点也不想知道他这样执着的原因，不如说凭借自己经验来看，泰罗更多时候是什么都不想，只凭借直觉办事的。

冬天的海一点也不近人情，如同刀子般凌冽的海风将他裸露的皮肤刮得生疼，但泰罗不在乎，他依旧笑着跑向远处，一会儿后转过身挥舞着自己的手臂高声疾呼，随着他的喊，嘴边呼出一圈圈已经肉眼可见的白雾，慢慢弥漫到空气中，最后消失不见。

他高兴的时候就喜欢叫身旁人的名字。拔高声，总能从中听出他的喜悦与欢乐地叫喊着，托雷基亚的态度也就不自觉软化，嘴角弯出弧度，用着一听就没有威慑力的语气训斥他怎样怎样。

和第一天来到这里时一样，托雷基亚靠在礁石边上。

不同的是当时找他搭话的泰罗现在正站在最高那块石头的顶上往下望海，而他自己则一如既往，视线毫不掩盖地看着泰罗。

海有什么好看，泰罗说不上，就只会说它就是好看，就是喜欢看；托雷基亚倒是能说得出个一二三，但没什么跟泰罗说的必要，说了也只会得到国语不好的他“就是这样！”之类的发言，没有一丝让托雷基亚高兴的要素。所以知道他性子的托雷基亚不跟他说，一时间整片海域都寂静无声。但那只一瞬，泰罗从不甘寂寞，总是喜欢制造出一些声响来。

“托雷基亚——！”

他把托雷基亚的每个字符都拉长音喊着，这时托雷基亚倒是觉得他们决定来这里不错，要是去的是东京附近那片海，就算子夜也可能会有人被吵到而抱怨，甚至会发生冲突。不过一切都是托雷基亚自己的想象，现在的情况则是，从礁石上跳下来的泰罗

利索地脱掉鞋和袜子，卷起裤腿跑向沙滩的深处，当潮水刚没过他的脚背，一轮轮浪花随着海的晃动而来，不时拍打着他的脚踝时，他转过身来看着托雷基亚，仍是老样子。

“小心掉海里。”

奥特曼不怕冷，更具体点说，是不害怕地球上这种普通寒潮，宇宙的冰冷都奈何不了他们，更何况这普通零下几度。

可是泰罗现在并不是用着奥特曼的身体，只是借着自己搭档的身体在胡作非为。托雷基亚总怀疑哪天东光太郎要被泰罗玩死，当然都是调侃，他知道泰罗有分寸。

泰罗嘻嘻笑着不说话，眼睛倒是一闪一闪地发着光，漆黑的夜无法吞噬他，月色衬得他比往常还亮堂，不是太阳下灼眼的热，而是更加柔和的一种温度。

那双眼睛就好像会说话似的，催促着托雷基亚快点过去。托雷基亚只得叹气，也脱了鞋光脚走过去，牵起手跟着他的脚步往前走。寂静的沙滩上只留下他们的一串脚印。

真是乱来，冬天的海可不是什么游泳的好地方。托雷基亚想，却没有阻止他继续往前走。

虽然泰罗没打算游泳，只是一步步往前走，低着头，海水逐渐由清澈地能看到脚底变为除了靛青色的海面什么也看不到，但泰罗不在乎，继续低头好奇地慢慢走着，似乎在探索着沙滩的尽头。

虽然托雷基亚喜欢浪漫，但事实上他一点也不会浪漫，假如泰罗问他沙滩的尽头是什么，他想自己应该会回答还是沙子，是这海域对面的另一片沙滩。

他喜欢撕碎各类生物的美好幻想，无论人类还是奥特曼，都是如此。但泰罗的话，大概并不会因此而觉得煞风景，他总过分相信任何生物，哪怕被欺骗、被背叛，都不能让他有一丝警惕。

“冬天的海比我想的暖。”泰罗说，而托雷基亚毫不留情告知他真相：“那是因为身体的温度低于周围空气的温度，才会感觉空气是温暖的。你现在这样反而不妙哦。”

“欸，是这样啊！？”

“所以，还要向前吗？”

因为牵着手，惊讶的泰罗一动起来，托雷基亚的手也跟着晃动。

他们已经走了很远，海水没过腰部，连手和小臂的一部分都已经被浸湿。

再向前走的话，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一起死掉，还是只有被附身者东光太郎死去，或者……

他总喜欢去想一些不好的事，过去是，现在也是，而泰罗呢？他总会看着积极的、光明的那面，所以托雷基亚决定停止思考，将选择权交给泰罗。

“哇，那三颗星星好亮！”

结果不愧是泰罗，他从不做单项选择，甚至有时连选择题都不做，打破常规的不可思议家伙似乎根本没听到托雷基亚的问题，眼睛看着远处闪着光辉的星星，声音里满是激动。

“是‘猎人的腰带’啊。”

“腰带……？”泰罗听闻，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腰带，又抬头听托雷基亚开始讲。

“那三颗星星是参宿一、二、三(猎户座δ、ε、ζ)，传说猎户座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俄里翁死后化为的，那三星就是他所戴的腰带。”

冬季最常见到的星座之一就是猎户座，再顺着三星看，西南方会找到最亮的天狼星(大犬座α)，东北方则会碰到闪烁着红色光芒的毕宿五(金牛座α)……但托雷基亚没有继续讲下去，不知道泰罗怎么想，他对这些不怎么感兴趣。

对于人类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光辉，但他们(奥特曼)一眨眼就能到达那被人类编造了美好故事，实际上却空荡荒芜的行星。和因为月亮上的存在而总关注着那里的艾斯奥特曼不同，他们并没有理由看向任何行星。毕竟m78星云对地球来说过于遥远，除了『故乡』外，他想不到去看星星的理由。

“猎户座好多星星啊，这么多怎么区分的嘛。”

“如果经常看，大概能分得清呢，就像m78那么多行星，我们不也记住了。”

“好，那就靠近点看吧！”出乎意料地对星座感兴趣，泰罗掏出徽章，意思已经很明朗。

“就算说‘不’你也不会听吧。”

“欸？托雷基亚不来吗？”

“谁知道呢。”

于是，在连ZAT队都不加以巡视的某个无人知晓的海边，随着光芒散尽，两名光之巨人就此出现。

红与蓝，看起来完全相反类型的两名奥特曼飞向天空，在云雨等天候所处的对流层之上，又超出飞机运行轨道的平流层，他们停在了大气层的中间层——大概距离地面有

6、70公里的地方——看着星星们。

“嗯？感觉没变一样。”

“太远了。”托雷基亚简洁道，“如果想看猎户座的行星，我们可以直接去M42星云(猎户座大星云)。但我看你不打算这么做吧？”

“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泰罗摸摸他的角，默认了他的话。

托雷基亚知道，泰罗奥特曼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满宇宙乱窜。

但东光太郎不行，哪怕现在是一心同体，哪怕几十几百年也不会死，他还有着不能割舍的队友与家人，人类的寿命太过于短暂，短到甚至不能让他们这种高级生命体意识到对某个人类的感情就已经逝去。

“人类真是麻烦，脆弱不堪、寿命短暂。”托雷基亚说，那是事实，因此泰罗不会否认。

“但就算如此，也能留下什么。

“赛文哥哥说，人类会教会我们一些早就舍弃的东西。”

“比如？”

“我还没能找到答案。”泰罗羞涩地挠挠脸，“驻守在这里的理由之一，也是因为在寻找着。除了武技上的磨练，也要让心灵强大。我不知道哥哥们在地球上到底经历了哪些，但这颗星球确实将他们改变了不少——虽然说不上来，但我觉得那些改变并不坏。”

“是吗。”托雷基亚轻笑，“如果是你的话，一定能找到。”

“嗯！”

太阳之子笑了，皎洁的月光照在他红色的躯体上并不显得突兀，托雷基亚微微愣一下，再想说什么时候，计时器恰到好处地响了起来。

地球上只能活动3分钟这一规则，对于无论何时都能交谈的他们来说，代表着现在要离开这里，于是泰罗拉着托雷基亚的手。

“回去吧！”

“啊。”

和人类模样时不同，泰罗的手热得很。托雷基亚天生就相对冰冷的手与他相握后，就像要被烫伤似的。

但不会烫伤的，就算真被那双手伤害，也同样会被治疗。

他是继承了父亲的强大与母亲的温柔的奥特曼，是光，是托雷基亚之所以如此的理由。

托雷基亚回握住泰罗的手。

不用避人眼目装模作样地假装飞离地球后再偷偷找地方变成人类，他们落回变身的那片海附近，正是退潮的时候，他们的脚印还没消失，依旧那样静悄悄躺在那儿。

浑身湿哒哒的两人站在海边，没过脚踝的海水随着时间而一点点退去。

托雷基亚看向远处，海水被月光照得发亮，却总让他有种深不见底的感觉。回想起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时的经历，什么都感受不到，只能不断下沉，仿佛要被那无边黑暗吞噬一样——

“亚……托雷基亚！”

这样想着，忽然感觉到被什么重物冲击，没有反应过来就倒在了海里。

嘴里灌进几口咸湿的海水，托雷基亚咳嗽两下，低头看向始作俑者。

“你还没说猎户座的其他星星呢。”

——但又有一丝光照进来，让他有了前行的目标。

虽然光不知道这件事，但影也没有让他知道的打算。

趴在他怀里，戴着条跟月色一样透白的丝巾，泰罗捋开被水浸湿的刘海，露出那双明亮的眼睛得意地笑了。

“现在是说的时候吗！”托雷基亚难得生气敲他脑袋，要他去找干树枝生火。

这下是彻底湿透了。

托雷基亚从车里拿出毯子和替换用的衣服叹气，幸好他最后还是说服了认为一套衣服就足够的泰罗，还为了照顾那副对他而言过于脆弱的身体拿上了毛毯。

远处泰罗早就生好火，跳进海里去抓鱼。

就算托雷基亚想吐槽“你当这是在河里吗”也来不及了，衣服已经湿了的泰罗理直气壮，丝毫不觉得自己有哪里做得不对。

结果以泰罗胜利告终——他抓了两条鱼，于是托雷基亚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还是有一点的。

“冬天的午夜……到底有什么鱼在这时候活动啊，而且浅水地带真的能抓到吗。”

他自言自语着，没有期待得到泰罗的回答。毕竟万事不追究细节是泰罗的作风，反正现在结果是有的吃，这就足够了。

等到他们吃完鱼，分辨完各个大星座下的小行星后，天空已经开始泛白。

海面与天际间的橘红慢慢升起，泰罗负责把火堆用沙子掩埋，托雷基亚将干了的衣物收起来。

“你没写诗呢。”

泰罗的动作很快，做完后就坐在边上看托雷基亚收拾。不怕冷却被迫穿着厚厚的棉衣防止吹夜风感冒，他的下半张脸被埋在衣领下看不到，但托雷基亚听得出他的笑意，知道他现在一定在笑。

托雷基亚愣了半晌才意识到他在说什么。

遇到那样美丽还未被污染的夜空，看着那群星闪烁、波浪翻滚，以前的他应该是要写点什么的。但是现在的，一万多年以后的他不会了。

他写诗从不给人分享，泰罗是那个例外。开始时候他还挣扎着不让那比自己力气大得多的红族看，可就算不让他看，完全不会体谅人的不懂空气奥也非要看，还会趁他不注意偷拿。

托雷基亚知道抗议是无效的，反正泰罗看了也看不懂是写给谁的，压制他的好奇心还不如直接让他看，反而会没兴趣，所以就习惯了写完给他。

“早就不写了。” 托雷基亚把东西放到车的后备箱里，潮水已经开始上涨，把昨天他们走过的地方淹没，估计不一会儿，连过夜时坐的地方也会没了痕迹。

对于他而言，那不过是堆拿不上台面的东西，偶尔想抒发什么情感就写写。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写了。大概是离开光之国不久后。

“我还挺喜欢的。”泰罗走过去，闭上眼打算朗诵几句托雷基亚写过的诗，就被意识到他打算做什么的后者率先堵住话，要他去坐副驾驶的位置。

“你昨天一夜没睡，指望你开车不现实。”

如果现在先找地方休息够了再开车回去也可以，但他们没有时间了，休假只有两天，昨天开了一天才到达目的地，回程自然也要一天。

虽然托雷基亚想如果实在来不及变奥特曼飞回去也行，但泰罗大概率会拒绝这个只为了不迟到而变身的主意。哪怕他们不久前才因为私欲变身看星星。

“你会开车吗？”

“比这复杂的飞船都开过，还怕开不走车吗。”托雷基亚鄙夷他，从口袋里掏出驾驶证。

不知道什么时候、哪里来的时间，托雷基亚已经连驾照都考下来了。

因此泰罗乖乖坐到副驾驶上，托雷基亚给脱了大衣的他盖上毛毯才坐回驾驶座。

“表坏了。”车起步后，泰罗闭着眼慢悠悠跟他说，声音里带着点委屈。大概是看开车途中只能口头训他几句，再装装可怜就糊弄过去了，这时才开口说出。

“进水了，再精密的仪器进水都不可能不坏的。”托雷基亚不去哄他，但也没有斥责他，只是表达了对他弄坏表毫不意外，“回去再给你修。”

泰罗指的表当然不是普通的手表，他手腕上戴着的那看起来普通的手表其实是ZAT队研发的，可以交谈用的通讯仪。

光之国早就有奥特签名这种高科技产物，但地球并没有，他们的科技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

不过托雷基亚作为曾经的科技员对地球产物也有些了解，知道怎么修理。

“回去以后，洗个热水澡，然后睡一觉。明天光太郎就又要工作了。”

“你总是借他的身体，他就没有怨言吗？”

“是光太郎问要不要跟你出去玩的。”泰罗说，“虽然我说奥特曼的时间观念并不太明确，毕竟我们比他们活得长很多，所以等我不在地球，离开地球以后再和你出去玩也没问题。”

“但光太郎似乎并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而且他是家里的独子，也不会有兄弟姊妹来拜访。”

“白鸟姐弟呢？”

“纱织和建一跟他约好下次长假出去。”

托雷基亚没问光太郎的朋友们怎样，这么久相处下来就知道，他并没什么深交的朋友一起玩。

泰罗忽然睁开眼起身看托雷基亚，肩膀上的安全带因为他的动作而被拽长了一截。托雷基亚被他盯着没有任何反应，却也没有问他在看什么。过了一会儿，泰罗又坐了回去。

“我觉得，有托雷基亚这样的朋友真好。”

“……”

托雷基亚不回复他，泰罗也不追问硬要答案，看了一会儿窗外的树林与岩石，就闭眼睡了。

托雷基亚紧握着方向盘，不时调整着明明直路却总是走偏的车，直到对方的呼吸逐渐平稳，知道他睡着后才轻轻叹口气，放松下来。

车依旧行驶在公路上，海与群山都被甩在后面，一成不变的湛蓝色天空里，冬日并不温暖的阳光被云层遮盖。

托雷基亚知道自己在听到他那么说的时候，心脏猛然慢了一拍。

他高兴做泰罗的朋友，喜欢和泰罗在一起，就算被说小时候做的那些是“错事”，他也丝毫不感到后悔。但是，等到那青涩的时光过去后，他们忽然背道而驰，越行越远。谁都不能理解谁，谁都不能说服谁。

他知道，泰罗没有变，改变的是托雷基亚自己。

“我也是。泰罗能作为我的朋友，真是太好了。”

可是无论如何，曾经被照耀、被扫清了阴霾的事实是不会变的。他仍是那样胆小，那样自卑，因此，不去想对方听到这话时是怎样的表情，只在对方不知道这样说道。

将先前的情绪抛到脑后，托雷基亚开始思考起之后。

距离回到东京大概还有半天时间，如果顺利大概傍晚就能到家。

到家前应该要去超市买点菜，冰箱里好像没剩下什么，因为一下子出去两天，特意在出门前一天晚上和说什么“商量去哪玩”的泰罗一起吃完了。

如果买菜，估计会半自愿半妥协地再买点零食……这么一想，泰罗之前带来的小零食也差不多吃完了，橘子好像还剩一点，但也不多了。

不过橘子又不算零食，泰罗大概会这样反驳他。

不出意外，会在公寓一起吃饭，但大概是不过夜的，家里没有东光太郎的ZAT队制服，晚上应该要回白鸟家。

那第二天早上只剩他一个人，就不吃早餐了。

虽然不是第一次在地球生活，但却是第一次不得不遵守交通规则，不能超速、不能闯红灯，不得不精打细算接下来要吃什么、做什么比较好。

抽空看了眼旁边睡得正香的家伙，托雷基亚不知道两者都在睡觉时身体的主导权在谁，但看着露出的笑容，心情也好了不少。

Chapter End Notes

一点没什么用的豆知识：越是紧握车的方向盘，车越会乱晃走不齐

Chapter 5: 第一幕 终场

托雷基亚一起床，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心里第一反应是『奥特曼也会生病吗』，由光构成的他们怎么想也不应该，但事实已经摆在面前，否定早已没了意义。

他扯开窗帘，拿起放在床头柜边的镜子，张开嘴仔细看了看。

只当过科研人员，没有了解过什么医疗知识，但就算这样也能发觉。无论是额头突如其来的不适、喉咙如同火烧一样的疼痛，还是明显肿胀的咽喉。

就是这样突如其来且不可思议，托雷基亚第一次得了咽炎，似乎还引起了感冒。也许因果关系反了，但结果是喉咙疼痛且发烧了。

“啊……呃……说话困难……”他试着张开嘴说话，只能艰难地发出音节，作为从没得过病的高级生物，托雷基亚终于明白了这是多么无力。

把本来是为泰罗（的人间体）准备的体温计放在桌上，他整个人瘫倒在柔软的床上，随着弹簧床垫的反弹而轻轻晃动两下，最后平稳落在床中心。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他的眼珠骨碌碌转动着，思索着要不要联系一下泰罗。

如果是泰罗的治疗能不能奏效，他的“重生光线”能使生命体或非生命体恢复原状，所以区区病毒大概很容易就被消灭了。

还是说干脆联系奥特之母，银十字的队长一定对奥特曼的治疗很熟悉，只是不知道他的奥特签名能不能发送到对方那里。

毕竟如果他不是来到过去，而是到达平行宇宙的话，说不定奥特签名的发送方式会有所变动，对方可能根本收不到。

他没问过泰罗奥特签名，对于奥特曼来说这可是小孩子都会用的通信手段，他可不希望因为这个被怀疑。

肉体跟着一起穿越的弊端就是这么明显。

『啊，说起来，我根本不知道泰罗到底跟这里的‘我’联系过没有。』托雷基亚猛然想到。

虽然没有也很正常，因为以泰罗视角来看就是自己来地球度假了。

但是以这个时期的自己视角看，就是被泰罗冷落了呢。

那岂不是会很不妙？

托雷基亚思考一会儿，决定先放下这些。反正就算真是如此，也只不过是会加速『他』与泰罗之间的决裂，并算不上什么大问题，现在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状况。

意识开始模糊，先前抱着反正死不了的心态吃下了感冒药。看来或许还是有点用处的。头脑发昏的他想道，而下一刻眼前的事物渐渐模糊，眼皮开始耷拉下去，不一会儿就什么也看不见，完全陷入了黑暗中。

托雷基亚是被叫醒的。

虽然严格来说是半睡半醒的状态，只是他觉得自己醒了。

泰罗不知道叫了多久，他意识很模糊，浑身感觉轻飘飘的，愣了半天才意识到是在叫他，但是完全睁不开眼。

耳边断断续续的声音传过来，他感觉被扶起来灌了什么，喝完才慢慢睁开眼看到泰罗的脸。

“——”想张开嘴说什么，但是现在似乎更严重，连声音都发不出了。

“你不要说话。”泰罗把他喝完的杯子放到一边，按着他让他躺在床上，给他盖上被子，“我跟妈妈说了，她一会儿就到。没想到连我的光线都不管用，是不是该向妈妈学更多治疗的知识啊？”

“……托雷基亚？喂喂喂？能听到我说话吗？”

看到他点头，泰罗才笑了笑，转身打算离开。

“——”

但没能走得开。托雷基亚抓住了他的衣袖。虽然动作轻微到泰罗不用力都能挣开，但还是留下了。屋子里没有椅子，他就干脆坐到了地上，背对着托雷基亚靠在床边，手臂放在床上。

这时候托雷基亚才慢慢尝出自己刚刚喝的是蜂蜜柠檬水，第一口是苦的，然后再尝下去，能感到酸涩里泛着甜，喝到最后明显感到有点腻味，大概是蜂蜜没能搅拌开的原

因。

柠檬其实是之前泰罗吵着买下的柠檬干，不知道里面加了什么，泡开后总泛着苦味，加上柠檬本来就有的酸味，实在不美妙。后来泰罗又带来一罐蜂蜜，说加起来就会好喝，但现实永远是骨感的，那袋柠檬干就那样被收在零食堆的最深处，没人再动了。

等到托雷基亚再醒来的时候，手已经不被握着，泰罗也不见了踪迹。大概是等着实在无聊，屋里的彩电被打开，里面播放着泰罗奥特曼与火山怪鸟巴顿战斗的电视台直播。托雷基亚立刻明白了泰罗去哪里。

“你醒了吗，托雷基亚君？”绿衣的女性端着米粥进来，温和地看着托雷基亚，“感觉怎么样？”

虽然从未见过，但托雷基亚立刻就知道了这位到底是谁。

“啊……已经没有大碍了。”托雷基亚开口，第一个音节还有些沙哑，但那不过是睡了将近一天没有张口的后遗症，现在他的头脑无比清醒，“玛丽阿姨。”

“那就好。”她把粥放在托雷基亚旁边的床头柜上，那里除了他偶尔戴着的无度数眼镜空无一物。

“……”托雷基亚几度张口，却什么也没能说出。

该说什么？

你是不是知道我不是你们认识的托雷基亚？

这种问题实在太蠢，眼前人可与现在的泰罗不同，是敏锐而聪慧的银十字队长，托雷基亚在年轻时就知道他的任何一个谎言都瞒不过这位女性。

但玛丽却率先挑起话题：“泰罗以为你是因为昨天浸在海里感冒了。”

“他可真傻，奥特曼哪里会因为这个生病。”托雷基亚嘲弄道，长年的『反派生涯』让他习惯不经大脑说话，因此在说完后他才发觉自己现在的表现并不像是『这时候的托雷基亚』。不过玛丽并不在意他的态度：“是呀。就算在更冷的环境下，我们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得以存活。你只是因为不适应这里，身体自然地反抗着这个世界才会发烧。”

“……您是知道的。”托雷基亚愣了一刻，叹口气用上敬语说道。

“是呀。光之国的事情，地球的事情，我和肯都知道。”

“但是并不干涉。”

“因为托雷基亚君并不会危害这里。你没有伤害泰罗，或是地球上的任何生命。”

“教唆不算吗？”

“也许应该算上。”玛丽沉思后回答，“但是谁又能不犯错？在你意识到自己所做是‘教唆’时，就已经是在反思了。”

“——我不懂，为何您也好，肯叔叔也好，甚至泰罗，都会轻易原谅犯错的存在。”

“不，我们并不是原谅。谁有资格替谁原谅什么？我们只是选择了光明。”

“……”

“托雷基亚君，”玛丽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转而提起其他，年长的女性仍旧温和地看着他，托雷基亚却总有种被看穿的感觉，“为什么在这里(东京)呢？”

“为什么……因为，我……”

奥特之母没有责备他的卡壳，只是温和地看着他，就好像看泰罗时候一样温柔。他们总是这样，善良又容易相信别人。可不知道为什么，托雷基亚说不出一句自己想好的谎言。

“我……想留在泰罗身边。想抵达同一高度，想看到他所看到的风景。而且、想知道他是怎么看待我。”

“那就告诉他吧。

“泰罗他，是很迟钝的。你不说，那孩子就不会懂。所以即使会有不同的争论，即使会吵架，也要把所想的全都说出口。既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托雷基亚君一定是不想再错过的吧。”

“我不想错过吗？”

“不然的话，会即使受到痛苦也要回来吗？”

“啊——是这样吗。”

那等到泰罗回来就交谈吧。托雷基亚无奈地，露出打从回到这里以来的第一个没有任何负面情感的微笑。

虽然他还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来到这里的理由是什么，留在泰罗身旁的目的是什么。

但想知道的答案是有的。所以等他回来就说吧。趁着事情还未到达没能挽回的地步，趁着自己还存有一丝并不明媚的光。

不奢求原谅，不期望能一起走到最后，只是不想再传达不到了。应该要告诉的事情，不说出口的话即使是朋友也没办法发觉。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所以这次——

但是，最后也没能交谈。

托雷基亚呆愣愣地看着电视台中的播报，看着那躺在地面上一动不动，为了保护某个孩子而死去的奥特曼。

泰罗死了。

Chapter 6: 细纲

Chapter Notes

对不起我坑啦——！
不过，大纲已经写好，卡在泰罗死掉也不太人道，所以细化了一下放出来了！

*这里的托雷基亚没有经历过舞台剧，所以没有见过泰罗死掉

*故事叙述结构采用戏剧的形式

幕启

将一切交付给邪神，意识逐渐消亡的托雷基亚临死前最后所想的是——

第一幕

疑似来到了过去的某个平行地球的托雷基亚遇到了泰罗。

「你到底是如何看待我的呢？」

想要知道这个答案的托雷基亚选择留在泰罗身旁。

看到泰罗真实经历的一切与听他诉说是截然不同的，随着看泰罗一次次拼命攻击并保护地球，托雷基亚产生了新的疑惑:「人类真的值得你这么去做吗？」

泰罗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人类中也有一些无可救药的坏人，但他想要为了重要的那部分人而战斗。

“雾崎先生很在乎光太郎呢。”一次，纱织这样对托雷基亚笑着说道，而托雷基亚肯定了她，知道自己对泰罗的在意程度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意料。

“那不是当然的？”托雷基亚反问，“毕竟他就是太阳，耀眼到无法让任何人离开目光。”

“我并不是说这些。”纱织说，“虽然雾崎先生总把光太郎说成什么太阳啊，光啊之类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但你们不一直是平等的吗？”

“平等吗……泰罗（Taro）可是我永远也不可能跨越的墙壁啊。”

“不对，假如你真这么想，就不会总用那副表情看光太郎（Kotaro）了。雾崎先生你看光太郎时，明明是……”

和纱织交流后的托雷基亚有点悟了。纱织虽然喜欢光太郎，但是她更希望光太郎能够幸福，所以才会告诉托雷基亚（毕竟她不知道泰罗的存在，只觉得跟她说托雷基亚时候的“光太郎”一定是喜欢着托雷基亚的）。虽然擅长洞察人心，但托雷基亚都在涉及自己和泰罗时总是会变得看不清事情的真实。他开始不明白自己怎样看待泰罗的了。

除了是太阳以外还有哪些呢？

他自己问自己，却谁都不会给他答案。

和泰罗一起去海边回来的托雷基亚发烧了。虽然对于人类而言在夜里吹了很久风又掉进海里当然回发烧，但托雷基亚认为奥特曼不该是这样的，宇宙比地球冷得多也不会感冒。等到泰罗发现托雷基亚发烧后用治愈光线也没用，所以把奥特之母叫来了。之后因为有怪兽出现离开公寓。

托雷基亚醒来时只看到奥特之母，忽然意识到自己是身体穿越，这个时间线的托雷基亚应该还在光之国。虽然泰罗在自己来了以后估计没有再发送奥特签名之类和『自己』聊天，但一直在光之国的奥特之母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奥特之母却不去拆穿托雷基亚，只说他是因为身体不适应这里才会发烧。

——她果然知道。托雷基亚想。

『这里』并不是指地球，而是说『这个世界』。

那么能在这里待多久呢？这次奥特之母为他治好了，那下次呢？托雷基亚漫无边际地想着。

“托雷基亚君，是为什么在这里呢？”

“为什么……我想留在泰罗身边。想抵达同一高度，想看到他所看到的风景。”

“那就告诉他吧。”奥特之母说，“泰罗呀，是很迟钝的。你不说，那孩子就不会懂。所以即使会有不同的争论，即使会吵架，也要把所想的全都说出口。既然已经是『第二次』，托雷基亚君一定是不想再错过的吧。”

“我不想错过吗？”

“不然的话，会即使受到痛苦也要回来吗？”

“啊——是这样吗。”

那等到泰罗回来就交谈吧。虽然还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但想知道的答案是有的。所以等他回来就说吧。趁着事情还未到达没能挽回的地步，趁着自己还存有一丝并不明媚的光。

然后，泰罗死了。

托雷基亚从不知道泰罗死过。他相信着太阳之子能够解决一切困难，即使遇到苦战也能再次战胜对手。托雷基亚以为是因为自己穿越时空而引发的蝴蝶效应， 好在有可以挽回的方法——希卡利的生命固化技术帮了大忙。托雷基亚一直反对着随意操控死者生命这种像是神明的做法，但这次忽然对此而感到庆幸。这时托雷基亚终于意识到了，他将泰罗与其他奥特曼分开看这一事实。即使被邪神侵入也没有将光(泰罗)污染，但就算那样，永远都散发着光芒的泰罗也是会死去的。而自己则会为他的死感到痛苦。泰罗却并不会因为泰罗自身的死亡而痛苦，只会哀叹他人的死。

「我、对泰罗……」

虽然早就明白泰罗是自己的光，但除此之外为何那么执着于泰罗，托雷基亚并没有去思考过，应该说他根本想不通。如今似乎才真正意识到答案。

第二幕

托雷基亚放弃了与泰罗的交谈。他得知了自己的想法，但又明白泰罗不会回应自己，于是只把心思深埋，不再说出。

复活后的泰罗并不知道托雷基亚的想法，面对偶然一次托雷基亚说他不会死，他反驳："奥特曼是生物，当然也会死去。但——光是纽带，是可以传递的。即使我死去，即使没有生命固化这项技术，光也不会消失，哪怕它熄灭了，终有一天，会有人让他再度燃起。"

*这一幕里日常+泰罗tv的剧情大概占多数，主要突出泰罗和光太郎逐渐相互影响，变得成熟起来。

最后在光太郎将变身器还给妈妈(奥特之母)后，泰罗和光太郎分离开了。

"哎呀，我没想到最后会变成这样子呢。"泰罗化成光太郎的模样挠挠头笑道。

即使他没想到光太郎舍弃了变身器，也并不会为此而愤怒，而是选择尊重光太郎的决定："所以，我大概要等着了。就算光太郎已经决定了不会跟我一起走，就算'泰罗'再也不是'东光太郎'，'东光太郎'再不会变成'泰罗'。作为友人、作为搭档，我也想见证光太郎的最后。"

"我在你心里排在哪里呢？"雾崎模样的托雷基亚突然问。

泰罗会等光太郎，会去见证光太郎的最后，因为对于泰罗来说光太郎已经是'自己'了。他们是一心同体的伙伴，彼此影响，相互扶持着前行。那么托雷基亚呢？

对于自己而言，泰罗就是全部。将格里姆德封印在体内获得了强大力量，戏耍光之国的年轻奥特曼们，甚至将泰罗的儿子杀死……托雷基亚的一生里，大部分时光都都与泰罗有关。但是泰罗不是。泰罗的一生，托雷基亚只占了很小很小一部分。除去曾是友人外就没有任何痕迹。

"我知道。对你而言我绝不会排在家人、光之国前面。"没等对方回答，托雷基亚就杀死了眼前的人，"但就算如此，我也想让你深深记得，永远不会忘却。"

流着眼泪却还是笑了的托雷基亚紧紧拥抱着泰罗（*参考舞台剧）。

"托雷基亚……"泰罗不解地抬头看向他，但他的疑惑与托雷基亚所希望的质问并不同，"你……为什么哭泣呢？"

没有回应，随着将手抽出泰罗的身体，看着对方倒在地上后，整条手臂沾满鲜血（光）的恶魔(托雷基亚)又回到了黑暗中。

第三幕

*是已经写好的片段

现在的场面很是异常。托雷基亚想，没有比现在更不正常的场景了——雾崎和东光太郎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在外人看来是一老一少，实际上却是年纪相仿的两人。

托雷基亚没有问泰罗为何要用年老者的姿态出现，泰罗也不说托雷基亚现在的模样也太过年轻，有种中年大叔装嫩的感觉。他们只是沉默地坐在一条长凳上，紧紧挨着对方，却什么也不说。

他们难得这么沉默。

泰罗不像托雷基亚还没堕入黑暗时那样对着他侃侃而谈，说今天又发生了什么，谁家的谁做了什么，也不像后来托雷基亚去追寻自己心中的正义而堕入黑暗后一见他就规劝他回头，不要错上加错。

托雷基亚也不像那时一样怂恿他去做什么，本来就孤僻的蓝族奥特曼什么也不说，不说他那套固执的泰罗怎么也理解不了的大道理，不高声赞颂唯有混沌才是对的。

像这样不吵架也不反驳对方的时光是多久之前才有的场景来着？

托雷基亚不记得，那实在是太久太久前了。奥特曼的寿命固然长，但他曾和泰罗作为好友也已经是一万多年前的事，就算总教官泰罗抽不出时间找他而委托雷基亚了银河救援队的利布特寻找这个已经离开很久的友人，他们也很久没见面——利布特那个才5700多岁的小孩子根本无法劝得动托雷基亚，那时候不再认为自己是奥特曼的他，手上沾满鲜血的恶人怎么可能回头呢。

“真难得，你我相安无事地坐在这里。”最后，还是托雷基亚打破了沉默，过去的话或许泰罗才是最沉不住气率先开口的那个，但或许是曾一心同体的东光太郎影响了他，也可能是身为总教官的重担压着他，泰罗还是那个能照耀一切的太阳，却逐渐沉稳，将自己的那点儿活泼收了起来。

“并不是‘相安无事’。”泰罗纠正，他看着托雷基亚严肃道，“托雷基亚，我们早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

“何以见得？”托雷基亚挑眉，但没得到答案就冲他竖起食指摇晃，嗤笑着泰罗那份过于耀眼而又天真的光芒，“泰罗，我知道你从不会肯定我的理念，但是那又如何呢？你

会永永远远记得我所说的话，哪怕否定再多次也无法挥散。”

“但是——”

“但是，我已经死了。”托雷基亚打断泰罗，将曾经友人不愿相信的真相说出，他一点也不感到后悔或是憎恶谁，只十分坦然道，“我死了。被你的儿子和新生代们的合体所杀。不，用你们不会感到愧疚的方式说吧：托雷基亚死于自作自受，他将自己的全部身心交付给邪神，被其吞噬了。”

为什么泰罗和托雷基亚会在这里呢，托雷基亚不去思考。对他而言死不过是解脱，无论有没有邪神附体，弱小的废物活着都是痛苦。而他死了，给泰罗留下永远也无法忘却的伤痕之后潇洒地死去，连怨恨都不带有地死去，也算是死得其所。

“所以，现在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笑，“高兴点吧，泰罗。背弃光之人终是消失了，你也无须再去纠结了，这不是好事吗？”

“不该是这样，假如我早些发现你的异状……”

“那是迟早的事。或许你并不知道，但你曾将我拉出过思考的泥潭。”托雷基亚不知道自己为何开始说这些，他不害怕死，也没有将这些话告诉泰罗的打算，但就像那时候奥特之母对他说“即使会有不同的争论，即使会吵架，也要把所想的全都说出口”，已经死去的托雷基亚大概只剩这最后一次机会能告诉泰罗自己所想了。

“要是我们一直在一起的话，你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吗？”

“谁知道。后悔过去的事并不是你我的风格，已经发生过的就让他发生吧，未来打算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确实是这样。我们不能后悔。无论怎样，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哼，你从以前开始就国语不好，我知道你想说的不止这些。”托雷基亚耸耸肩，泰罗承认这点，即使现在要去争辩也说不出些什么高深的道理。托雷基亚会去针对人性的弱点，而泰罗只会看着他们的光辉，向来不同的两人到底是怎样成为朋友的，这让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黑夜漫漫常相望/星光不曾入眼眸/太阳之子伴身旁/散我无尽恐与愁/愿君与我共婵娟’”

“……”

托雷基亚抬眼看向泰罗，后者苦笑着看他：“虽然我国语不好，但记忆力可不算差。”

明明该自豪地叉腰对他说出的话，泰罗却只露出了不该在太阳之子脸上出现的表情。

“你的诗太隐晦了，不亲口告诉我，我什么都搞不懂啊。”

“……都过去了。”托雷基亚说。

自己到底对泰罗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自己并不太明白。说是知道了，但其实又不知道。只是隐隐约约地明白，想要将自己的痕迹留在他身上。

应该不是爱吧，毕竟我还帮他改情书追喜欢的女孩呢。托雷基亚想，但肯定也不是恨，因为那样的话一定不会想和他到达同一地方，成他的『影子』。

「那是什么呢？」他喃喃自语，「不是爱，不是恨，并不嫉妒，也不憎恶。托雷基亚对泰罗，到底怎样想，为何要一直纠缠呢？」

「大概是‘执着‘吧。」泰罗回答。

「执着吗？」

「因为不想分开，所以执着地想到达同一地方，同一高度……什么的，其实是佐菲哥哥说的，我也不太懂啦。」泰罗摸摸他头上的奥特天线，带着点羞涩地笑了起来。

托雷基亚甚至没有发觉他们变回了奥特曼的模样，他含糊地同意了泰罗的说法：「也许吧。」

「爱不止有一种。」泰罗说，「友情、亲情、爱情不都算爱吗？我一定是爱着托雷基亚的，虽然有过仇恨，有过不解，但到最后，我还是这样觉得。」

「说的也是呢，我向往着，执着于你，既然如此，大概是有爱意在其中吧。直到现在，我也无法对你产生恨意。」托雷基亚赞同了泰罗的观点，他笑着说出真心话，往常泰罗一直无法理解的全部都托盘而出，「对托雷基亚来说，泰罗就是光之国的象征。我一直渴望留在光(你)身边，想再靠近你(光)一点。就算被灼烧也没关系。」

「已经很近了。」泰罗说，但托雷基亚并不这样认为：「我永远不会是你的第一位。不过这也是当然的，毕竟太阳永远会平等地照耀所有人。」

「——」泰罗无法反驳他的话，谁也无法否定真话。

但自己真的就没有一点私心吗？

一定是有的。泰罗知道，托雷基亚也知道。虽然知道，但什么也无法改变了。他们知道的太晚，在所有都无法挽回时才知道。

「你还记得我们跑进‘坟墓’被芙洛贝拉老师训斥吗？」托雷基亚忽然问，看到泰罗疑惑地“嗯”了一声后自说自话道，「邱瓷欧拉星（*一个受星间联盟管理，收集废弃垃圾的星球。托雷基亚物语中他曾自嘲这颗星球适合自己这样的废物奥特曼）。如果要给我立墓碑，就立在那里吧。」

「那是什么地方？」

「适合我的地方。」

「那、就给你立在地球好了。」

「你真的听懂我说话了吗。」

「我觉得适合你的地方就是地球呀。」泰罗扭过头看他，脸上写满了理所应当，「虽然没办法把你放在光之国，但地球是我的第二故乡，所以去那里很不错吧？」

「你的第二故乡关我什么事……」托雷基亚咕哝，但他也深知泰罗的固执，他决定了某事的话，怎么也不可能把他拉得回来，除了一件没有实现：恳求托雷基亚回光之国。

作为总教官的泰罗对他说不许踏入光之国，但身为友人的泰罗又期望着拯救陷入黑暗的托雷基亚。

「让一个想毁灭地球的家伙的坟墓立在地球上，也只有你敢这么想了。」

「别那么说，地球是我的故乡，不也就是你的吗。」

「——啊啊，你是这么想的吗？即使到了现在，即使我手上消逝的生命数不胜数，即使我曾经杀死你的儿子，你也还是没有变啊。」托雷基亚第一次触碰了泰罗，后者并不惊讶，而是直直看着他，不含怜悯，不含憎恶，只是像很久很久前，像是面对那个朋友时一样笑着看他，「面对无可救药、罪大恶极之徒，光(你)也选择原谅吗。」

「不对，托雷基亚。」泰罗说，「你所犯下的罪恶我无法原谅，也没资格替谁去原谅。假如泰迦真的死去，我会憎恶你一辈子吧。但是，但是啊——托雷基亚是泰罗重要的朋友，这是不会变的，无论谁也别想否定。正是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才构成了现在的我们，正是因为你陪伴着过去的我才会让事端走向如今。」

泰罗不为托雷基亚背负罪责，托雷基亚也从不打算让他背负。这不过是普通的，友人对他能做出的最后的事情。

托雷基亚轻轻笑了起来，那是不含有讽刺或是自嘲的，打从心里发出的笑容：「所以我才会执着于你啊。」

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这份感情，但总算明白了一点。好像现在知道这也并不很晚，毕竟他们还有机会说出。

无论是想知道的答案，还是想诉说的话语都传达了。

所以这样已经足够了。

托雷基亚选择从过去脱身，选择正视未来。

随着站立的地面逐渐崩塌，恶魔笑着说出了最恶毒(沉重)的诅咒(爱)。

「做好觉悟吧，泰罗——无论多久，我都会一直一直纠缠着你。」

「嗯，好啊。」

太阳之子也笑着，接受了这份诅咒(爱)。

（幕落）

幕间

*作为补充说明、解说的部分

（事实上是介于第二幕与第三幕之间，但因为要揭示全部所以放到了最后）

邪神『格里姆德』是沉睡在扭曲的时空中、就连接近都不被允许的宇宙遗迹『博尔赫斯』的，拥有混沌之力的混沌魔神。

即使被托雷基亚封印在体内，也能给予他穿越次元的能力。

那么、身为混沌的祂是否可以穿越时空呢？那份强大是否连宇宙都足以吞噬呢？

祖母悖论中，最易接受的便是平行世界理论。

从杀死祖母的那一刻——不，从回到过去的那一刻起——世界线就从原来所在的α世界线跳转为了新产生的β世界线。

但是，假如并没有出现β世界线呢？

由于结果并未能发生改变，α世界线只是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偏移。

即是说，托雷基亚所遇到的两个泰罗是同一存在，在托雷基亚穿梭时间的时候，因为保留身体和记忆的穿越而使宇宙缺失了一部分东西。那些东西便是所有生物脑中有关『到达了过去的托雷基亚』的记忆。

为什么邪神帮助托雷基亚回到过去，谁都不知道。而随着被令迦打倒，再也没了可以找到答案的方法。

托雷基亚在杀死过去的泰罗（事实上只是濒死，没有彻底死亡）的同时，格里姆德也丧失了最后的力量，但选择回来是托雷基亚自己的决定。无论哪个泰罗都是他曾知晓的泰罗，就算身处过去，托雷基亚也没能改变自己在泰罗心里的位置。于是他选择了回来。回到注定要死去的现在。

而在托雷基亚回到本该在的时间线时，那些因为他穿越了时间而引起的缺失恢复了原状，泰罗恢复了当初的记忆，虽然还是不完全，但足以让他理解到底发生了、曾发生过什么了。

察觉到能量波动的泰罗找到了过去与现在的连接处，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就这样，本不可能见面的两人短暂地相遇了。

泰罗为过去濒死的自己治疗，然后进行了短暂的交谈。

“我知道，我早就意识到了，托雷基亚并不是我知道的那个托雷基亚，至少不是现在的我所知道的他。但就算这样，在经历了这些后，看到他哭泣后，我也有想要告诉他的话。所以，未来的、不，属于这个托雷基亚的泰罗，如果哪天见到他，对他说吧，我——”

「那就亲自告诉他吧。」将披风搭在手臂上，并非作为总教官的泰罗这样对过去的自己说道，「虽然你或许暂时不会记得，但是你就是我，这是不会改变的。」

「等到你回想起这段插曲时，就是该告诉他的时候了。」

然后他把过去的自己送回原本应该在的地方，又在连接处的黑暗中找到了托雷基亚。

泰罗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他，但是有着一定要说出的话，所以他站到了托雷基亚面前。甚至毫不犹豫地坐到他身旁了。（*后接第三幕）

后日谈

「父亲，我们走吧！」

「啊，走吧。」

向优幸告别后，泰迦小队跟泰罗一起飞离地球。在他们出地球的时候，泰迦注意到冰蓝色好像蝴蝶一样飞舞的光围绕在泰罗身旁，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钻进他的手镯里去。

「那是什么？」泰迦问，但没有得到回答。

泰罗只问他是否要去地球看看。

「地球？」

刚刚从地球出来的泰迦歪歪头犯了迷糊，不懂泰罗所说的意思，于是泰罗补充道：「我曾待过的那个地球，虽然早已过去了一万年，但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呢。」

「啊，菲利斯给我看过那个……GUYS的枪！」这回泰迦想起了地球并不止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中存在无数个地球，他的父辈们曾守护过同一地球——和光之国位于相同宇宙，如今已经不需要奥特曼也能自己守护自己的家园。他们停在离月亮不远的地方商量着之后的计划，风马和泰塔斯在稍早一些，出了地球后就打算先回去看看，于是只剩他们父子两个了。

「没错，那是人类与奥特战士之间的纽带。」泰罗笑着摸摸泰迦的头，「我一直相信，大家的纽带是不会断掉的，无论度过再长的时间，我们也绝不能忘记这点。即使人类中存在恶，我还是选择相信人类的善。」

他最后的话不知是冲着谁所说，在声音无法传达的宇宙中，他不选择用奥特曼之间的心灵感应，而是张开嘴说道：「光芒的源泉是与他人的友爱与纽带。」

无论何时，他都向他证明这一点。

这一次，名为『托雷基亚』的个体真正释怀了。化为冰蓝色光粒的他，最后一丝意识缠绕于泰罗身侧，最后进入了王冠手镯之中。他究竟是否还会苏醒，泰罗并不知晓，就连托雷基亚自身也不知道，只是现在，就这么静静沉睡于其中。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